近思錄

近思錄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此卷論齊家蓋克己之功既至則施之家而家可齊矣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經解○說見論語爲弟爲子者其職在於孝悌而已行之有餘力而後可學詩書六藝之文職有未盡而急於學文則是徒敎人之觀美非爲己之學也

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易傳下同○師卦九二傳可者僅足之而無餘之辭蓋其所當爲無過外也

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蠱卦九二傳幹治也蠱事之弊也

子之事親當以承順爲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者有難以遽曉尤當以柔巽行之比之事必又有間矣但爲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將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以強亠之資遽爲矯拂則傷恩而有害大倫之重外則敗事而卒廢幹蠱之功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若孟子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

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爲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無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九爻陽而三位剛位又不中剛過乎中者也事

親而過剛不能無悔矣然蠱之下卦爲巽巽者順又陽爻居陽位居得其正則亦不至大過故無大咎也但謂之小悔則於事親之道已非盡善者矣

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卦彖傳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二者並行而後處家之道篤矣然必以正倫理爲先未有倫理不正而恩義可篤者也

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間大率以情勝禮以恩奪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家人卦六二傳相親附猶骨之於肉

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上九威如終吉象曰威如之吉反身之謂也所貴治家之威者非徒繩治之嚴蓋必正己爲本使在我持之有謹

嚴而無少縱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率皆行正凡御下之道皆然齊家本於脩身則尤爲切近

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媟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靜正乃可褻可久之道媟狎則玩以乖離所自生

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遺書下同

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具慶謂父母俱存

問行狀云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

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說了性命
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伊川先生所作明道先生行狀孝弟者人道之本々行之原仁民愛物皆由是推之人能盡孝弟之道擴而充之至於極致則可以盡性至命矣○朱子曰此與孝弟也者其為仁之本與一意又曰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如洒掃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
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却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
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天下無理外之事亦無事外之理即其末而本已存即其粗而精實具本末精粗非二致也然今時非無
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今之許弟者未必能盡性至命蓋行不著習不察故亦不能廣充之以抵仁聖之極功

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是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後漢第五倫傳

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豈可謂無私乎人知安寢與不眠為私愛其子而不知十起與不起亦私意也蓋事事物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今子疾不視而十起於兄子豈人情哉著意安排即是私矣

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間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視兄弟之子亦如己子又問天性自有輕重起若有間然曰只為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

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却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年不相若或時有先

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事賢
者且不爲況聖人乎聖人所爲至公無私安行乎天理何嫌之可避凡人避嫌者皆
內有不足而矯飾信者也 下
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
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已失節也婦人從一而終者也再嫁爲失節又
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
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誠死事極
小而惡有甚於死也
病卧於床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
不知醫斗藥下同

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周行己字恭叔臨喪飲酒非禮也

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己子殺人之子但有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知語以又人之知其慮之周至如此

先公太中諱珦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死公迎從女

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旣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時小官祿薄京已爲義人以爲難任子謂保任使之入仕諸父[illegible]謂從父也公慈恕而剛斷平居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日不察其饑飽寒燠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如賓客先公頼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必禀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男僕曰臧女僕曰獲諸子或加呵

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不肖者由于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愛慈可謂至矣然於敎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蹉家人走前扶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蹉乎飲食常置之坐側常食絮羹即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絮羹調羹也禮不絮羹爲其詳於味也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故顧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敎之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

不古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常使從善師友游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文集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行狀○使人代爲孝敬之心安在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干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姑必順之事親以順爲主非甚不得已者固不可輕矯拂也爲親之故舊所喜者當極力招致以悅其親凡

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不易則亦不安矣橫渠說○所謂養志者也

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厮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詩說下同○兄弟交愛盡其在我不可視報以爲施兄友而弟不恭不可學弟而廢其友弟恭而兄不友不可學兄而廢其恭

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從此始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國人不然猶正牆面隔礙而不可通行

也

婢僕始至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成性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耳語錄○提掇謂提起警策之也

近思錄卷之六

# 近思錄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此卷論出處之道蓋身既修家既齊則可以仕矣然去就取舍惟義之從所當審處也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之人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為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為也易傳下同○蒙卦彖傳賢者之進惟以行其道也自媒入君者有好賢之誠心則諫不行言不聽豈足以有為哉

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

需卦初九象傳靜退以待時而終至於失常者盖其身雖退而志則動也

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無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羣然相從而求得其主苟焉爲比而不可久邪媚求比不不以正皆不能无咎者也

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小人忘亦富貴妄得

志則驕溢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
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賢者素其位而行窮而在下初無貧賤之憂達
而在上將以行道之志以是而進何咎之有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
戰于中豈能安履其素乎欲貴之心勝則必不能安行乎素位而亦無可行
之道矣
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
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
道否也否卦六二傳身之否亨由乎時道之否亨由乎我大人者身有否而道無否也蓋否之時
小人羣集君子不入其黨身則否矣然言隨而行無所拕屈道則亨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

之六二爲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隨六二與九五爲正應然下比初九爲隨私昵必失正應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也君子所貴者行義也世俗所貴者勢位也賁之說九所貴在下故爲趾爲徒行世俗以失勢位爲羞君子以得行道爲羞

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伊尹耕於莘野太公釣於渭濱之時是也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張良疏廣之類是也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徐孺子申屠蟠之類是也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

潔其身者薛方周黨之類是也所履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四者雖處心有小大蠱義有得失要皆能高尚其事者蠱上九陽剛之才超然斯世之表象謂其志可則者並皆潔於進德進退合義者言之

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艮下乾上爲遯二陰初長固爲可當戒然乾剛在上九五六二皆正而應君子於此猶可與時消息不一於遯雖未能大正尚幸其小有可正也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

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困卦六三象傳賢者順是理之當然安而行之智者知其幾之必然固而守之皆謂必以正道而循合者

君子當困窮之時旣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困卦象曰君子以致命遂志推致其命知其當然而不可免則無所抗懼而能遂其爲義之志矣蓋命者出乎氣數而不可易義者在我裁制而不可違彼已定之禍福雖憂懼而何益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懼於險難隕穫於窮厄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隕穫猶顚墜也

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困卦九四傳

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九三陽剛而處下卦之上在井則已渫治而可食矣然而無得於五故不見食爻位剛而不中切於施爲故憂惻異乎聖賢視用舍爲行藏泰然不以累其心者矣

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六二居中得正下卦爲離故曰文明二與五應故曰應上爻位皆柔故曰體順時當變革則時可矣居中應上則位得矣文明體順則才足矣是處革之至善者然必待上下盡信而後革故辭曰已日乃革之謹之至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

爲之時爲有咎也革固不可遽然當其時處其位有其才豈容自已故肆曰征吉无咎
咢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
則亦陷於非義故曰咢有實慎所之也抱負才業急於有爲無不暇謹擇所向則反爲才業累矣如荀彧之類是也
上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
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艮卦六二傳在上位者當以正君之國爲己任故有拯而無隨在下位者職守所在是當拯也職所不及是當隨也又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者如孔子嘗從大夫之列拯請討陳恒然不在其位則亦隨之而已
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
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

歟皆出其位也况踰分非據乎 艮卦彖傳位者所處當然之分也處之不踰其分是不出其位也所謂止者當其分而已爲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爲出位而非得其止者也况踰越常分據非所據者乃出位之尤者也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 人之止易於暫而難於久易於始而難於終艮之上九止之終也止道愈厚是以吉也

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 處卦之初未有所從則中無私係虞

度所信得其正矣爲志有所係則好惡成於中是非變於外所度者牽於私意安能得其正哉

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

命者窮達夭壽出於氣質有必然之數義者是非可否本乎天理有當然之宜賢者惟知義之當然命固在其中矣中人以下於義未能真知而安行然知命之已定則亦不敢越義以妄求故曰以命處義

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

孟子所謂求之有道謂不可以苟求也得之有命謂不可以倖得也是求無益於得者謂得非可以求而遂也此言要亦爲中人以下者設爾

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

遺書下同○求之必以道不枉道以求之也得之必以義不非義而受之也所求所得惟道與義而已命何足道哉○愚謂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始之後義雖因事物而有實著於應酬之時如去就辭受之間要決於義也而後命從之以顯苟應事之時

然以命決之其可乎故君子守之道義而已命不必言也

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人遇患難但當審所以處之之道所謂義也若夫處置之後在已無闕則亦安之而已成敗利鈍亦無如之何所謂命也或遇事而不能處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無命也

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鄕擧者問其故曰蔡人尠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尠甚少也得失有命妄起計度之私是利心也故不可入堯舜之道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

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
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
心而後可語也說見論語謂不能安受乎天命而有心於貧富也
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
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
乃安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人不能若此
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朱子曰實理與實見不同恐記錄漏字愚謂本以人心見處而言惟實見是非之理然後爲實理蓋理無不實但見未有實耳
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
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

有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此一節反覆推明實見之理最爲親切學者要亦察理之明立志之剛知行並進豁然有悟然後所見爲實見充其所見死生利害皆不足以移之矣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古人有

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箇是而已心有實見而後謂之有德此則不待勉強學者實見有所未盡則亦勉而行之可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箇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為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為不當為便是命在其中也張南軒曰無所為而為之者義也有所為而為之者利也愚謂義之與利始於毫釐之差而

實則害壞之利有心於計較利害者即是人欲之私
有所爲而爲者也不論利害惟義所在者即是天理
之公無所爲而爲者也聖人惟義之從固不論
利害況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又何趨避之有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

聖人處義不
計其利然事
當於義處之而安
乃所以爲利也

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

釋氏惡死則欲無生惡物欲亂心則絕滅人
倫推其本心惟欲利已而已是賊義之大者

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

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邢恕事見國史及語錄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荅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為人師而試之必為此媼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曆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曆子先生元祐初以大臣薦除校書郎三辭不聽除崇政殿說書未幾除侍講亦往云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曆先生不請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為

出券曆又不爲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莱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箇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問陳乞封父祖如何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封親與封妻事體不同顯榮其親亦人子之至情謂之不當求則不可謂之當求則先生特召與常人異故難爲言也○或云召是應擧得官便只當以常人自處雖陳乞封蔭可也朱子曰如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其意謂要當從科擧法都變了乃爲正耳

漢策賢良猶是人擧之如公孫弘者猶強起之乃就

對武帝初即位招賢良文學之士是時公孫弘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乃移病免歸光元五年復徵賢良文學菑川國復推上弘弘謝曰前已嘗西用不能罷願更選國人固推弘弘至後世賢良乃自不擧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策直言天下事則亦可觀已若志在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擧業某何嘗不教人習擧業也人若不習擧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擧業既可以及第即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擧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

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

或謂科擧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擧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于此必志于彼故科擧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奪志則振幸擬矣故妨功之患小奪志之患大○朱子曰科擧亦不害爲學但令人把心不定所以爲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又曰科擧特一事耳自家工夫到後那邊自輕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文集○聲病詩律有四聲八病今進士詩賦之學是也求仕非義謂援隮奄擧）之（類循理謂服勤事似述世風者也）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孟子註一人之敢動手奪位者）錯（言詩能微也惟不藉其力而失故自貶已自重而從自顯）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

盡耳若稍動得恐未有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朱子曰人須是讀書須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只是本分求皆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萌求之之心愚謂真知義理之可樂然後富貴不足動其心

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饑餓亦不恤惟義所在義之所在則死生去就有所不顧況夫懷齷齪之見畏以非笑而恥居貧賤豈有大丈夫之氣哉

近思錄卷之七

近思錄卷之八　凡二十五條

此卷論治道蓋明乎出處之義則於治道之綱領不可不素講明之一旦得時行道則舉而措之耳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是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以上總論治天下者其本在身其則在家也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疎也朱子曰親者難處疎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也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

柔睽性外和說而內猜睽故同居而異志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朱子曰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

禪乎吾茲試矣是治天下觀于家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以上論善則在和親之道治家

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

而已矣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不善之動妄也

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焉程子曰无妄之謂誠故无妄次復

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茂萬物盛發之意對猶配也

謂配天時以育物朱子曰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唯至誠者能之

而贊其旨之深也○以上論[illegible]在誠心之道

明道先生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

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
也熙寧二年先生以大臣薦召除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裏行上疏言王霸之事有天理人欲之分綱常紀駁之辨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
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
與入堯舜之道王道本乎人情之公出乎禮義之正平易正直而無回邪委曲之行崎嶇艱險反側不安之意徑委曲小路也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伯則
伯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
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王者脩己愛民正中國攘夷狄無非以誠心而行乎天理霸者假尊王攘夷救災討叛之名義以號令天下而自尊大耳其道雖霄壤之不侔然其初但根於一念之公私誠僞而已○朱子曰宣帝雜王伯元不識王伯只是以寬慈喚做王嚴酷喚

作伯自古論王伯至明道先生以剖無餘蘊矣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事幸甚文集下同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筭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任職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

寮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盛也立志篤實而達之則不勝於淺近不武之流俗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積誠實之意以推愛己之心以待物及人發政施仁公平正大聿心自然歸附人君顯比天下之道也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暴小惠以市私恩違正道以干虛譽以是求比則非顯比矣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

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
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皡皡而莫知爲之者也煦嫗日出微温之貌禮天子不合圍盖蒐田之時圍於三面前開一路來者取之去者不追亦猶王者顯比之道初不執小惠以求人之比也皡皡廣大自得之意非唯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
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
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
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
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
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
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擧而進之士脩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于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騖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履卦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庶士以至公卿日志于尊榮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農工商賈日志于富侈貴賤殊等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

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弘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當泰之盛上下安肆政令舒緩而不振法度廢弛而不立庶事偷溢而無節亦可以匡正驟起之也必有包含荒穢之量而後見其施爲者寬裕而不迫詳密而不踈不迫不踈則弊可革事可理而人且安之矣或者見其百度弛擾不能含忍而優懷忿疾之心則不暇詳密何有深遠之慮不能寬裕寧免暴擾之憂無深遠之慮則深弊未易革有暴擾之憂則近患已生矣)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盖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治泰之道雖不容暴迫然人情玩肆因循苟且漸已陵夷苟非一人剛斷宰輔英烈則亦未能挺特自立奮發有爲以作新積弊也無由激而)

曰馮謂必用馮河之勇也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暴迫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二者相資而後治泰之道可成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意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盥者祭祀之始盥洗之時也薦者獻腥獻熟之時也方盥之始人心精純嚴肅既薦之後則禮儀繁縟人心漸散故爲人上者必外莊內敬常如始盥之時則天下之人莫不誠信其上顒顒然仰望之矣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

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爲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治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噬嗑卦傳天地有間則氣不通而生化莫遂人倫有間則情不通而恩義日睽頤中有物曰噬嗑噬而合之所以去間也噬嗑有治天下之大用焉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得眞要會則視蠻猶簡令行豕剛躁之物若豶制其牙則用力勞而藝亡矣

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
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
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而惡自止也且
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
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
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
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聖人所以制強暴者蓋亦察其機要而治其本原則人自服矣如所謂止盜之法是也非言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害以御人之謂也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
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

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要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文王八卦方位坤居西南維故西南爲坤大難初解與民休息之意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無所往也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來復之義也大難既解難已安平而無所事然興廢擧墜脩復治道以爲久安長治之計者不容苟且而遂已也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

夫故夙則吉也張柬之等不殺武三思及其勢僭盛乃欲除之則亦晚矣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唯止之各於其所而已艮卦彖傳事物各有天然之則聖人非能爲物作則但處之各當其則而已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兌卦彖曰說以利貞是以順乎天而應乎人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

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數道出於天違道則非順天矣譽出於人干譽則非應人矣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旣濟彖曰終止則亂其道窮也盛止必衰者天下之常勢有盛無衰者聖人之常道常・蓋安於旣濟不衰亂之所由生聖人通變於未窮故不終而無亂易大傳所堯舜氏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

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春秋書不時者如隱公七年夏城中丘之類書時者如桓十六年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之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之類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敎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詩頌下同○泮半也諸侯之學鄕射之宮其東西南方有水形如半璧以其半於天子之辟廱故曰泮宮也閟閉也幽陰之義宮廟也毛氏曰先妣姜嫄之廟孟仲子曰是禖宮也泮宮者所以敎育賢材閟宮者所以尊事祖先二者皆爲國之先務以是而用民力故無譏焉

治[體寄安攸]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道者治之本法者治之具不可偏廢然亦必本之立而後其具可舉也

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遺書下同○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爲主法度在其中後世惟恃法令以持制天下而蔑亦非先王之法矣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大曰綱小曰紀文章謂文法章程也有司衆職也必先正有司而後致其成會其要鄉官如黨正族師閭胥比長之屬讀法如州長於正月之吉及歲時祭祀各屬其州之民而讀

以考其德行道藝而勸之以糾其過惡而戒之也平價如賈師各掌其次之貨賄之治辨其物而均平之展其成而奠其賈之類是也權五銖兩斤鈞石也量五龠合升斗斛也人各親其親

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使人各親其親則親親之道公於天下仲弓曰焉

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

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

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仲弓欲以一人之知舉天下之賢故疑其不足夫子則因天下之賢舉天下之賢惟見其有餘用心之公私大小如此推其極致則一可以喪邦一可以興邦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從

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

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則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論治本則正君而國定矣就事而言則必有大更革然後能救積弊然要以格君心

稿本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太宗以智力刧持取天下其於君臣父子之義有慚閨門之間又有慚德三綱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夷而不可止肅宗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称帝使永王璘使江南則反君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鎮披猖於外閹豎擅事于內馴致五季之極亂也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

盡擧大綱謂綱常唐之治目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省府其區畫法制略放先王之遺意故亦足以維持天下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外書下同○道之以德齊之以禮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關雎詠文王妃姒氏有幽閒正靜之德麟趾詠文王子孫宗族有仁愛忠厚之性朱子曰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至薰蒸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一國以一人爲本一人以一心爲本使人君有一念私邪必將害於其政奚待

作於外而後可知

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孟子見齊王首言仁術曰是心足以王至將求其所大欲則曰緣木求魚後必有災王欲行之盍反其本凡皆以格其非心而與其善意至於一政事之得失固未暇論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耳正蒙下同○說見論語道治也千乘

諸侯之國其賦可出兵車千乘者治國以人心爲本必節以裕民德意孚洽民安其生然後禮樂刑政有所措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所以守故放遠之鄭聲者鄭國之俗淫邪其作之詩著於樂者聲皆淫靡佞人者口給而訣之人也夫子旣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也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强施之於天下歟道學政術分爲兩途則學與政皆非矣使孔孟復生必將推其所得之道措之天下必不以政術非吾所

事而姑以是強施之天下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為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為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為秦漢之少恩必不為五伯之假名視民猶子則所以撫摩涵育教誨輔翼之者何所不盡秦漢皆刻少恩五伯假義圖利皆無誠愛之心者也巽之為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閒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適過也閒非也用人之非不足過譴行政之失不足非閒惟能愛民如赤子懇惻切至則治德將日新何憂為政之失所任皆良士何憂用人之非帝王之

道即今日之政事非有兩塗今日之
政術即平日之學問非有二心也

近思録卷之八

# 近思錄卷之九　凡二十七條

(此卷論治法。蓋治本雖立，而治具不容闕。禮樂刑政有一之未備，未足以言治也。)

濂溪先生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朱子曰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

(齊肅之意耳)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哉(通書○朱子曰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

立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

備是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

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

人倫明乎物理大而人倫微而物理皆道之體也其教自小學灑掃

應對以往修其孝悌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

厲漸摩成就之之道皆有節序誘掖引而進之激厲作而興之漸摩則有漸成就則周足其要在於擇善脩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

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擇善者致知格物也脩身者誠意正心修身也化成天下者齊家治國平天下也鄉人鄉里之常人孟子曰我猶未免爲鄉人是也其學行皆中於是

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所學

所行中乎是者謂擇善修身足以化成天下孟底德之士也則又取乎材識明達可與適道者使受學於成德之人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敎成使爲學官推敎法於天下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敎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此敍周禮鄉大夫賓興司馬論士之制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以此選士則通於理而適於用本於身而及於天下其與後世以文詞記誦取士者有間矣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三曰經界制民常產使之厚生

則經界不可不正於地不可不均今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誠殍而莫之恤盡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

四曰鄉黨

古者致教婦手鄉里其法起於比閭族黨州鄉鄰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法鮮犯廉恥易格

五曰貢士

庠序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

六曰兵役

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騎兵耗置國力禁衛之外不衛歸之農則苛賦深慮府吏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患

七曰民食

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固宜衛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歸粟之法以爲凶歲之儲

八曰四民

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嘉此在所古變今均多恤寡衛爲之業以致之耳

九曰山澤

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之之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

節采之不時惟使虞衡之職使善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十曰分數古者冠昏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亂之道也○以上十條並節錄本文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趍便曰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泥古而不度今之宜徇復古之名而失其實此固陋儒之見然遂謂先王

從法不可用於今苟且卑陋以又世俗之淺識豈足以大有爲而抵極幹哉

伊川先生上疏先生除崇政殿說書首上此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道開諭也傅傅之德義傅附益也保保其身體保安全也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君正則治可舉德盛則過自消正君養德者本也求治規過者末也傅德義之道固已疏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後世徒存傅保之名而無其職不言師者今日經筵之官則道之教訓之事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非禮之聲不接于耳目嗜好之私不萌乎心術則德義進矣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愼之心外適起居之宜內存畏謹之念則心神莊肅氣體和平矣今既不設保傅之

官則與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宮中言動服食之間經筵官皆得與聞之則深宮燕私之時無異於經筵講誦之際對宦官宮妾之頃猶若師保之臨乎前也有翦桐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文集○史記成王與叔虞戲削桐葉爲圭曰以此封若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請封叔虞於唐○李泌遺言文公其嘗進言欲令上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薰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二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爲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設教之道禮遜爲先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

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一人行檢等法尊賢謂道德可矜式者待賓謂行能可賓敬者吏師謂通於治道可為吏之師法也三者皆才德過人有道禮之使士人知所向慕次乃士檢察士行之法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偷謂苟得也薄謂薄於人倫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論秀之道舊制以不犯四罰為行試在高等為藝校其文而不考其實責其迹而不察其心教之者非育才之道取之者非論秀之法蓋朝廷授法必

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爲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朝廷之法直達於下中間更不任人故長吏拘於法而不得自任在下者反得執法以取媚於上後世不治皆此之由非獨庠序而已哉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善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材乎或者謂任人則人不能保其皆善而任法則法猶可守也殊不知法待人而後行苟不得人則雖有密法而無益於成才苟得其人則無待於密法而法之密反害其成才之道矣不善略文法而專責任也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爲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

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敎民孝悌爲政先務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五家爲伍五伍爲保伍謂相參比也保謂相保任也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孤煢而無依殘廢而不全罷癃而疾病者皆窮民無告使之各得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爲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觀此則養民善俗平易忠厚之政可知矣莘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

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摠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假至也王者至於有廟則萃道之盛也〇蓋羣生向背不齊惟於鬼神則歸仰無二人心出入無時惟奉鬼神則誠敬自盡言人心之渙散無萃於祭享也鬼神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然齊明盛服以承祭祀則洋洋如在可致其來格言鬼神之道微亦無萃於宗廟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湯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若至往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中春遣次戍者每

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圍乃今之防秋也○經論禾徵遣戍從此秋畏暑耐寒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爲侵暴每留戍以防之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復卦象傳說見第四卷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分者管轄階級之分數者行伍多寡之數分數明則上下相臨統紀不紊所御者愈衆而所操者常寡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管轄統軍之官法謂區畫分數之法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漢景帝時七國反遣周亞

夫將兵擊之軍中夜驚擾至帳下亞夫堅卧帳中不起有頃遂定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世族立宗子法 譜籍錄也系聯屬也明之者辨著其宗派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爲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爲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爲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爲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爲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爲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爲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爲宗蓋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爲五宗也

又曰一年有一年工夫 行之以漸持之以久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

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立廟院則人知所自來而不散不分祖業則人重其宗而不遷

凡人家法須月爲一會以合族古人有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吉凶嫁娶之類更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常相通骨肉日疎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

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庶人立影堂○自庶人以下皆本注廟必有主高祖以上即當祧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

大不便月朔必薦新薦後古食時祭用仲月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冬至祭始祖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一位合考妣享之立春祭先祖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而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季秋祭禰季秋成物之時也忌日遷主祭于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

卜其宅兆宅墓穴也兆塋域也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惑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

孝子安措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本注云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

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司馬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飯僧設道場寫經造像修建塔廟曰爲此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又爲者必入地獄受無邊波吒之苦殊不知人生含氣血知痛癢或剪爪剃髮從而燒斫之已不知苦況於死者形神相離形則入於黃壤朽腐消滅與木石等神則飄若風火不知何之借使剉燒舂磨豈復知之安得有天堂地獄之理

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宗子襲其世祿故有世臣人知

尊祖而重本上下相維自然固結而不渙嚴敬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令父兄從子弟由不知奉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移書責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漢初去古未遠猶有先王之遺俗尊卑之分素定所以上下[illegible]承而宗遵禰也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幹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直幹正源猶大宗也旁枝分派猶小宗也然而又有旁枝達而爲幹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

天子爲天下主故得封建侯國賜之土而命之氏諸侯爲一國之主雖非宗子亦得稱宗于己建宗廟爲祭也

邢和叔敍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所謂默識者其大者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壘土居民曰城木柵處兵曰寨斥遠也候謂遠伺敵人控制禦也帶圍護也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附錄○操決謂操持斷決也

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外書○朱子曰律是刑統歷代相傳至周世宗命竇儀注解名曰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又曰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其根本上少有欠缺耳是他見得盡許之之詞

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下同○好謀而成師出以律雖聖人用師無謀則必敗無律則必亂特非若後世詭詐以爲謀酷暴以爲律斯其爲遠者大者惟志士仁人爲能謀之

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是寬民之死過此當念其散之之久肉刑有五刺顙曰墨辟截鼻曰劓辟刖足曰剕辟淫刑曰宮辟死刑曰大辟至漢文帝始罷墨劓剕宮之刑或曰宮刑不廢今欲平死刑情輕者用肉刑以代之外此當念民心渙散之

文必明禮義教化以神持之不但省刑以殺孔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孟子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蓋經界不正則富者有所恃而易於爲惡貧者失所養而不暇爲善敎養之法俱廢其治苟且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玆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

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

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去浮華而務實抑末作而尚本皆敦本之事也勉其孝悌興于禮遜皆善俗之事也）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鄕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行狀）（月吉月朔也）

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

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故大人衆則服食器用固有不能齊者同宮合處則忿爭之風或作矣)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雖同宗祖然親踈有分異宮者亦使人子各得盡情於其親也不然則交相病矣)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一命爲士則父子亦異宮愈貴則彌制愈密)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語錄)

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止是均平(語錄下同)

○周道如砥(周道如砥言其平也)

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國有定君官有定守其民有定業後世長吏更易不常相

仍苟且縱復井田不歸於封建則其敗蔽紛爭之患庸可定乎

近思錄卷之九

近思錄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此卷論臨政處事蓋明乎治道而通乎治法則施於有政矣凡居官任職事上撫下待同列選賢才處世之道具焉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心誠則氣專氣專則聲應不誠而能感乎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文集下同○或問伊川未進講已前還有間斷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誠只是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

伊川答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顧謂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饑且死丐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徒言民飢將亂爲可慮而不言民饑將死爲可傷則今主徒有憂懼忿疾之心而無哀矜惻怛之意失告君之體必詞順而理直可也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哀矜之心生則能輕財以救民之死憂懼之心作反將恪財以防民之變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四字爲句

四句爲丘得乎一丘之民則可以得天下說見孟子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養兵謂財古

不可瞞於是以聚財爲守國之道以愛民爲迂無之事爲繼權之以禍亂則無惻隱愛民之心愈皆甚聚財自守之慮矣

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法令有未便於民者衆人爲之未免拘礙惟先生道德之盛從容裁處故不大戾當時之法而有補於民人雖異之而不至於駭者亦其存心寬平而區處有方也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此又可以見先生忠厚懇惻之心豈若悻悻然小丈夫之爲哉

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

濟蓋存愛物之心必有及物之效

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絶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同○訟卦象傳坎下乾上爲訟天西轉水東流故曰違行交結朋儕親戚也契券文書要約也此皆生訟之端慮其始必謹必明

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恃專則失爲下之道如衛青不敢專誅而具歸天子使自裁之是也不專則不能成功所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是也二居中故爲得中之象凡師之道威和並至則吉也威而不和則人心懼而離和而少威則人心玩而弛九二剛中

故一而咸和相濟之象

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 師卦九二傳成王幼周公攝政周公沒成王思其勳德錫魯以天子之禮樂使祀周公焉孔子曰成王之賜伯禽之受皆非也或者謂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故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夫聖人之於事君也有盡其道而已非有加於職分之外也蓋職分之外是乃過爲矣

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于天子

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當大有之時公侯擅所有之富故戒之以用亨通于天子如朝覲供貢之儀凡所以奉上之道皆不敢自有其有乃爲盡人臣之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己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

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人心之從違多繫於好惡之私而失其是非之正卦主於隨苟惟親暱之隨則違于理矣故必出門而交則無所係累而所從者有功也

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震下兌上爲隨震動也兌悅也以悅而動易溺於隨而不自知故必得中爲善

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無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一樽之酒二簋之食復以瓦缶爲器質之至也所謂忠信善道也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之處善忠信者納約之本雖揀朴素之誠言不因其明而納焉則亦不能入矣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云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無咎也人心各有所蔽各有所通攻其蔽則未免扞格因其明而導之則易於聽信且如吾心蔽

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訐者發人之陰惡也訐直則無委曲強勁則乏和順故矯拂之過無至抵捂溫厚者其氣和明辨者其理著故感悟之易無多忤徑納約自牖推溫厚明辨者能之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才是也成德者因其有德而成就之達才者因其有才而遂達之此謂就其所長開導之也

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傳

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初與四爲位應九與六爲爻應此理之常也然四爲九二九三所隔則已改其常矣初六當常之時知常而不知變求之過深卒以至於凶悔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恒者也素舊也

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九三下比六二有係戀之心則失宜遯之時矣故有疾危然君子所是道以畜其臣妾則可以固結其欲遯之心是以吉也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御下之道苟所當去亦不可以係戀而姑戀也

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聖賢之所爲惟順乎理而已豈顧夫世俗之同異哉故循於天理之常者聖賢安得不與人同出於流俗之變者聖賢安得不與人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同而能異則不拂於人理之常而亦不徇乎習俗之化惟理之從耳然其所爲異者乃所以成其大同也是亦一事而已

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弘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無咎也初與四位相應而又皆陽爲同德相與不至睽孤然

當睽之時乖異者衆故必極合乎義而無乖戾之意則不善者可化乖異者可合乃無棄絶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絶也弗絶之則開其自新之路一絶其從善之機也

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二五相應然時方睽違上下乖戾故二必外竭其力內盡其誠期使鼓君信君合焉睽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義理以致其知杜蔽惑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內盡其誠以感動君心外盡其力以扶持國政此盡其在我者也推明義理使君之知無不至杜塞蔽惑使君之意無不誠此啓其君者也如是宛轉求之睽者庶其可合所謂遇主于巷也巷者所委曲之途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于巷

未失道也上言遇主于巷亦正理之當然苟遇不以直而至於枉道逢迎巷不以正而至於邪僻由徑苟求其合而陷於邪於則又非遇主于巷之道也

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君蓋柔邪之人阿意順旨惟務容悅善而遇柔悅善亦不進惡而遇柔悅必長其惡矣故國古讒佞之臣士而善柔之友皆有損而無益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九二剛中非有邪心者但當損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己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少貶未有能致益其君者故有弗損益之之戒

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無咎象曰元吉無咎

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無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己當之爲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大作即厚事之謂也卦當損上益下初居最下受上之益當大任者必克濟其事而大善上下乃可無咎

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以重改作也革卦彖傳事之變更則於大體不能無傷者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於改作

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唯君子自完其已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九三上下皆陰是君子與小人

同列相比也君子以守正而不失其身小人亦以近正而不敢為惡以順道而相保是能止其惡也

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初居旅之下故為志卑之人此教人處旅困之道當略細故存大體斯免悔咎也

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旅卦九三象傳過剛則暴戾而乏和順自高則驕亢而人不親附處旅知是必致困災

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兌之上六悅之極也悅極而復引之事既過而強為悅何輝光之有

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議獄而無不盡之心致其審也決死而有不忍之心致其惻也君子雖無往不盡其中心之誠而於議獄緩死則尤其所謹重者也

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爲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小過卦彖傳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乎儉皆小過之所以順乎事之宜若過之甚則恭爲足恭哀爲毀瘠儉爲鄙嗇又失其宜矣

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小過卦九三傳待小人之道先當正己己一於正則彼雖姦詐將無間之可乘矣其他防患之道皆當以正己爲先

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周公之心在於天下國家而不在其身是以至公無私而進退合道蓋無一毫利欲之蔽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夔夔戒謹畏懼之貌存誠者自信之篤也蕩蕩明白坦平之義聖人雖當危疑之地既不奔戾而處常亦不疑懼而失守是爲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經說下民○詩狼跋篇碩大也膚美也孫遜讓也謂有大美而謙遜不居也亦舄冕服之舄也几几進退安重貌蓋其恭順安舒之意如此

採察求訪使臣之六務採察民隱求訪賢材二事使職之大者也

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

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辨不有益于介甫則給
有益于我 退溪下同○先生之誠意至詞氣和平如此豈若悻悻好勝自是者之爲哉
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
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
德量如此 德量大則不爲喜怒所遷
再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
口 本註云如荊朱說與於期 須是聽其言也厲 聲嚴言而不敢發之貌厲剛決之
意理明義直內無不足則出於口者自然剛決不可回撓安有囁嚅之態○朱子曰合開口者亦曰理之
所當言禁於期事非理所得言特承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耳
須是就事上學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

何必讀書然後爲學 振民育德脩己治人之事也然必知之至而後行之至無非學也豈但讀書而謂之學哉子路亦嘗有是言而夫子惡之何也蓋爲學之道固不專於讀書必以讀書爲窮理之本子羔既未及爲學而遽使之以仕爲學則非特失知行之序而且廢窮理之大端臨事錯繆矣能各盡其則哉程子之教固以讀書窮理爲先務然不讀書而學則捨簡策之外无以應事接物之際不可以周方其學之間斷多矣二者之言各有在也

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 事雖多爲之必有序事雖急應之必有節奏閒可以暇整焉且而度之書

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 胡安定教學者以通經術治時務明體適用故其門人皆知以稽古愛民爲事稽古則爲政之法愛民則

爲法之本

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誠意諄孚則信在言前）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誠意深[illegible]言語則淺彼有感悟之益在我無煩瀆之辱）

職事不可以巧免（職所當爲而巧圖規避是自私用智之人也）

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朱子曰下訕上則無忠敬之心）

克勤小物最難（不急於小謹之至也）

欲當大任須是篤實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審固斯可以任大事

凡為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理勝而氣詞則人易說忿亦順或害理雖直而挾忿氣以臨之則反致拂怒矣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為治不為則已如復為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為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為則何義之有中庸曰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居下位而守上之法令義也由今之法而處得其宜斯為善矣若率意改作則已失為下之義

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于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

之以警衆可也

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人事雖多皆人所當爲者苟有厭事之意則應之必不盡其理矣

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一時感慨至於殺身而不顧以匹夫匹婦猶或能之若夫從容就義死得其所良非義精仁熟者莫之能也中庸曰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是也○張南軒曰君子不避難亦不入於難惟當夫理而已於所不當避而避固私也於所不當預而預乃勇者就難是亦私而已如曾子子思之避寇或不避三仁之或死或不死皆從容乎義之所當然而已

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此與孟子不與右師言同意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過則歸己善則歸之令非曰姑爲此以悅人蓋事長之道當如是也

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量狹故常欲己勝而無含容之氣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見識通則人己得失之間皆爲之動是即量之狹也故識之長則量亦長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惟識與量則隨人天資學力所至而不可強也今人有斗筲之

量有釜斛之量有鍾𨮁之量十升爲斗𨮁古器容斗二升釜容六斗四升十斗爲斛十釜爲鍾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天資者氣禀也氣禀則有涯常人而能學以通乎道極其至則亦聖人之無涯也天資有量須有限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强終不得也事見魏晉史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旋

肆者不同其爲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居之如常而不爲異者量之以勝之也一意意於其間雖驕肆謙恭之不同要皆爲彼所動乎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知道者雖窮居陋巷而不知貧賤之以天下而不知益舉世譽之而不去爲舉世非之而不加沮何者道固不爲之而有增損達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

人饒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公者天理之自然有意爲之則計較安排即是私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選舉謂朝廷之選舉也進退之權實非己之所得而自于其弟謙磨勘而不爲理蓋避私嫌而不知知是以選舉爲己之私恩乃是私也於此可以識大公之道矣人多言古時用直

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一云云吧

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苟能以至公之心行至公之道何嫌之避何時而不可行

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顥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先耳又何害先生終不言

泛論人物則無不可若擇人任職乃宰相之事非在下位者所可與矣此制義之方也

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顥與持國范夷叟泛舟于潁昌西湖須臾客將云有一官員上言謁見大資顥將爲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顥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韓維字持

國范林檀字夷叟在上位者當勤於求賢豈當待人之求知求知者失己使之求知者失士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頤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恁地春秋書法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尊王也識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住不得說見論語名今不正則權之於事者顛倒而無序上下乖戾而不和禮樂何以興此自然必至之勢

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君子存心正大如此其所以講明世道者蓋亦非分外之事也

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下同○蘇氏曰慮不在千里之外則患在九席之下此以地之遠近言也一說先事而圖之則事至而無患此以時之遠近言也然其理則一也

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

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唯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制民之產謂井田貢助之法

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

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論人之短本爲薄德況前輩乎）

劉安禮云王荆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荆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荆公爲之媿屈（附錄下同○劉立之字安禮程子門人也熙寧初王荆公安石參知政事創制新法中外皆言其不便荆公獨憤然不顧明道先生權監察御史裏行被旨赴中堂議事從容一言之間荆公乃爲之愧屈蓋有以破其私己之見而消其忿厲之氣也）

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 民情皆得以上聞則自無不得其所之患然非平易聰達者能之乎 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 居上既正則下有所感而正矣非徒事乎刑罰之嚴也

橫渠先生曰凡人為上則易為下則難然不能為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偽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已嘗為之則能使人 文集○樂於使人而憚於事人此常情也然知事人之道然後知使人之道已未嘗事人則受人之際必不能盡其情

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 坎為重險故曰積險二五以剛居中故外雖有積險其中心自亨通而無所疑懼也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 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

卽下無復凝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下同○此以坎象而言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決如水之就下則沛然而莫禦何往而不心亨哉）

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弘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志不立義不充故有怠惰與羞縮惟心弘則立志遠大義理勝則氣充）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滕文公行三年之喪始也父兄百官皆不欲文公以義理所告爲我哀戚之誠心人亦莫不悅服所患在我義理不勝則不能自強故有惰與羞縮之患）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

有為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慕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為不為？志立氣感，雖未必中於義，而亦且不顧，況吾義理既明，尚何患諸善之為。擧重明輕，所以激昂柔懦之士。

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羸，弱也。蹢躅，跳躍也。豕性躁，雖當羸弱之時，其誠心未嘗不在於動也，得肆則肆矣。猶小人雖困，志在求逞，君子所當察也。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唐武宗時，德裕為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宦寺之徒，帖息畏伏，識者無能為者，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繼嗣重事，卒定於宦者之手，而德裕遂失之矣。幾微之間，所當深察。

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取益，謂有益於己。絆

章也纂擇人數數已亦了此文義三益也數數猶頻數也了曉徹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墮四益也語錄○此段隷當在十卷之末

近思錄卷之十

近思錄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此卷論教人之道蓋君子進則推斯道以覺天下退則明斯道以淑其徒所謂得英才而教育之亦新民之事也

濂溪先生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朱子曰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朱子曰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通書○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

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癖或為慈順者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古者子之能食則教以古詩說言既叙之語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言惑之不能入也學記曰禁於未發之謂豫此所謂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然者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文集○教之不早及其稍長內為物欲所陷溺外誘流俗所鑠雖欲其心純之無偏駁雜矣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

易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爲儀法故

當自愼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

而化之矣 上九無位之地故曰不在位然當觀之者 高而在上固衆人所觀瞻而用爲法則者

要當謹畏反觀省己之所爲常不違乎 君子之道而法人心慰滿得所稱式也 不可以不

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 易傳○釋志未平也 言高尚之士亦不可

以言喜 肆志也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

既親炙而遂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及則趨望之心

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 聖人敎人循循善誘 常俯而就之豈亦因

眞資以謹敎不使之 徒見高遠而自沮也 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

行不用於酒亡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註〇說見語語道固不外乎日用常行之間在聖人無事手思謹耳夫子發於問常之所可忽而賢者之所不可忽也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志輕方銳者悍於檢束而樂於縱佚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使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顔柳輩誠爲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

也道喜下同○王右軍羲之虞永興世南顔魯公真卿柳河東公權皆工書札亦各有風節表見當世然終不足以知道蓋書工一藝豈特徒費時日妨於學問而志苟於此已失其操存之本矣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治民如政教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陣部伍之法水利知江河渠堰之利算數知律曆九章之數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知德者玩其意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惑○朱子曰近看尹先生論語說句句有意味不可以為常談而忽之也

敎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敎之歌舞如古詩三

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欲別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禮以者謂敎學考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學者從事乎止則時日用言動之間皆有依據持守之地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學者見所未到而驟以語之則彼不惟所聞深造自得之功而亦且輕視之矣

舞射便見人誠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舞者所以事其和敬

言所以正其志要之以誠灑掃之誠意所以成己也自灑掃應對上便可到聖

天事灑掃應對節之教之以誠敬之至也是聖人事

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語諄作早說見西

禮視與示同誑欺也小未有知常示以正言此即聖人無妄之道也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

子游譏子夏之門人於灑掃應對進退之事則可矣於道之本原則無如之何子夏聞而非之曰君子之道孰先傳焉孰後倦焉蓋君子教人先淺而序之云藏譬而驟進非謂傳以近小者於先而不遽以遠大者其迷如○朱子曰灑掃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而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其教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六子設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是謂子夏正謂教又小大者別前段程子之說亦兼灑掃應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一義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亦必說書（理貴玩索云於口耳之傳）（亦美下帷講誦如董仲舒之徒說見漢史）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旣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古者自國之貴遊子弟至士庶人之子八歲則皆入小學十五則入大學然後擇其材之可教者聚之於學其不可教者復歸之農畝）在學之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旣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

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本注云人有養便方定志於學○先王設教養之用而得之士有定志專於仕已而祿於下祿故能一意趨於學卒於成德後世反是凡營衣食者求於力名之內未是以奪志故無害若誘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為己而根本已撥矣故害最甚天下有多少才只為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與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

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人歌詩習熟其義而通達其義故能詠歌之間感發其善心而鼓舞其進志是以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禮所以教人倫而治之家國者皆有法度以為據依故能有立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歌詠聲詩從柔篤學有以養其性情之五聲成文八音相比鴻殺疏數節奏和平有以養其耳目之至於手之舞足之蹈執其羽籥干戚之器習其屈伸俯仰綴兆舒疾之文是以容貌得莊行列得正進退得齊心志條暢而血氣和平是有以養其血脈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

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愚謂不待憤悱而遽發之則未嘗深思其意之所以然旣無所得其聽之也若之啓發於憤悱之時則思深力窮而後爾有得必沛然而通達矣初學者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此言誘進初學之道

橫渠先生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曲禮曰君子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鄭氏曰撙猶趨也謂趨就于節約也恭敬者禮之本撙節退讓者禮之文君子於事上則視聽言動之間天理流行人欲淸盡而心德全矣是仁之至也恭敬則無怠慢撙節則無驕溢退讓則無忿爭是皆所以盡仁愛之道者也己不勉明則人

無從倡道無從弘教無從成矣正蒙○明謂明禮也人必以禮而倡率道必以禮而宏大教必以禮而成就

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其安其誠其材皆謂受教者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此言進而不顧其安徒使人生此節目蓋三患實相因而然皆陵節躐等不當其可而施之也

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教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此言教人必盡其材聖人隨材施教各當其可如庖丁解牛洞見間隙無全牛矣事見莊子

人之才足以有為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

子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下同○此言使人不由其誠勉強爲之而無誠意雖材所可爲者亦不能盡之矣○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謂其子日來誦書不熟且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

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說見曲禮捧手習扶持尊者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屛氣也盖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慢此忠信之本也

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惟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于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

拱梁王

子說

近思錄卷之十一

# 近思錄卷之十二　凡三十三條

此卷論戒謹之道修己治人常宜存警省之意不然則私欲易萌善日消而惡日積矣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通書）子路有改過遷善之實故令名無窮焉

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易傳）○泰卦九三傳德勝於祿則所享者雖厚而不爲過祿過其德則所享者雖薄且不能勝況於隆盛乎隆盛之喪敗必自無德者致之也

人之於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人處豫樂易至耽戀六二中正上又無應特立自守其節之堅介然如石無所轉移也其去之速不俟終日無所耽戀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惟其自守之堅故能見幾而作

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豫卦六三傳衰世之君大率以逸豫致危亡可不深戒哉

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

以汲汲不知亂之至也此卦象與騎從奉牛於文言之餘綱和舞廉於舒射之ㅌ
㯚畫帝謂尊奉於無虞之中故古盛之時寶戒之漸聖人爲戒於早則曰保其長盛矣

復之六二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震下坤上爲位三既陰躁又處震動之終其於復善也躁動而不能固守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有失而遂

有復屢復而屢失常其德危之道也聖人開其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無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屢失故危屬屢復故無咎無咎者善補過之稱

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劉絢字質夫程子門人也頻復頻失

而下上久則玩溺而不能復必至上六之迷復矣

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兌下離上爲睽上居睽之終是睽之極也以九居上是剛之極也居離之終是明之極也有是三者何往而不睽孤哉雖有正應亦不合矣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多自疑猜過明之患也妄生乖離過剛好睽之致也

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負者小人之事也乘者君子之器也故爲小人竊盛位之象勉爲正事者貞也然而陰柔卑下之質

曰居內卦之上非其所安是以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也夫正非陰之
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
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
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
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
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
擊奪之者矣在上者推至公之理而與衆同其利則衆亦與之同其利苟徇自私之心而推欲利則人亦各欲利其己而奪其所利矣莫益之上九ノ莫益之而或擊之者以其求益之過也
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薰心傳曰夫止道貴
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

豈乖戾與物睽絶其危甚矣限界分也列絶也夤膂內也亦一身上下之限也一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爲限止之義○言於止者謂各得所宜止而無過與不及並之不度時中而一於限止爲堅執强若如此則違世絶物危厲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薰心謂不安之勢薰爍其中也

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歸妹彖傳兌下震上爲歸妹兌悅也震動也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況從欲而忘返者乎

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唱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同上震長男兌少女以說而動則徇情肆欲而失其常理而

鯀凶矣

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詐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兌卦九五傳巧言者工佞之言令色者善其之色皆務以悅人也人心喜順惡逆故巧言令色如此易以惑人凡說之道皆然不可不戒也

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其至公之心能捨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圯族者所能乎方不順命天理也圯敗也族類也夫任天下之大事者非一己之私智所能集更必合天下之謀而後可也哥上不順乎天理下不依乎輿情特其才智任己而行豈能有濟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品其自任蓋強咈戾圯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

蓋顯而功幸不可成也經說下同一作議論而得失莫聞人心雖而享功莫與共之害矣

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則大子曰孰謂微生高直或乞醯焉乞諸其鄰而與之微生姓高名若子敬以直內不容有一毫之邪枉所謂直也微生高以無爲有曲意徇人蓋非枉之態不能掩者其害雖微所以害於其直者甚大故聖人有以立教

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謝上蔡曰剛與慾正相反能勝物之謂剛故常伸於萬物之上為物揜之謂慾故常屈於萬物之下

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

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君子小人之分在於仁與不仁而已故仁者之過常常於厚與愛不仁者過常在於薄與忍

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遺書下同○君子之學為己而已以學問驕人非特其學為務外而傲惰敗德學亦不進矣

人以料事為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子曰不逆詐不億不信朱子曰逆未至而逆之也億未見而意之也愚謂事而無情曰詐言而無實曰不信詐者巧而不信者誕也楊子雲謂匿行曰詐易言曰誕是也若事未萌而逆料臆度之則自流於巧而惑於數未必得事之情實矣人以料事為明者必至於是周子曰謂能數為明何啻千里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却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却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却已先不好了也所謂以小害大賤害貴者也

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為嗜欲亂著他程子言其嗜欲

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爲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爲則駭且懼矣

邢七云一日三點檢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倣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曾子三省謂日以三事自省邢做其言乃云一日三次點檢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正蒙

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

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感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爲物所移耳 橫渠禮樂說

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作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

橫渠孟子說○經常也古今不易之常道也是是非非必有定理而好善惡惡必有定見今鄉原浮沈俯仰無所可否蓋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亂常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鄉原僞言僞行不得以惑之矣

近思錄卷之十二

近思錄卷之十三　凡十四條

此卷所異端蓋君子之學雖已至然異端之辨尤不可以不明苟於此有毫釐之未辨則貽害於人心者甚矣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朱墨翟詳見孟子申不害鄭人以刑名干韓昭侯昭侯用以爲相韓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佛者本西域夷胡爲寂滅之學自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老者周柱下史老聃也其書論清淨無爲之道楊氏爲我疑於仁墨氏兼愛疑於義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楊氏爲我可謂自私而不仁矣然而猶疑似於無欲之仁墨氏兼愛可謂泛濫而無義矣然猶疑似於無私之義故足以惑人也若申韓之刑名功利淺陋而易見故孟子但闢楊墨恐其爲人心之害而申韓不足闢也佛

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爲害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害下同○佛氏言心性老氏談道德皆近於理又非楊墨之比故其爲人心之害尤甚楊子雲曰古者楊墨塞路孟子辭而闢之廓如也○朱子曰楊朱即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師子張名商子夏名子張才高志廣故常[illegible]

故常過乎中子夏篤信自守規模謹密故常不及乎中二子於道亦未遠也然師之過其流至於墨氏之兼愛子夏之不及其後傳田子方子方之後為莊周是楊氏為我之學也孟子排楊墨之極致則兼愛者至於無父蓋愛其父亦同於路人是無父也為我者至於無君蓋自私其身而不知有上下是無君也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閒無適而非道也即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即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為夫婦為長幼為朋友無所為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分於道也遠矣物由道而形故道外無物道以物而具故物外無道人於天地間不能違物而獨立故無適而非道之今釋氏乃毀棄人倫滅除四大其戾於道遠矣釋氏以地水火風為四大言四大合假而成人身亡滅幻根斷除一切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

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
地之全也適可也莫不可也比從也君子之於天下無可無不可惟義之從也今釋氏乃以寂
滅無爲而不可以容理應事必欲斷除外相始見法性非天地本然全體之性矣
彼釋氏之
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釋氏
習定既得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所謂敬以直內然有體而無用絕滅倫理何有於義
故滯固者
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
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釋氏
釋器以爲道故於日用事物之間或拘或肆皆爲之礙名爲大而在而實則隘陋而一毫不容也若吾儒
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至至之可與幾也知終終之可與存義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體用本末備言之矣

又曰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

以古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佛學禪者覺也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昧所謂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而無制事之義則其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兩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釋氏謂有生則有滅故有輪迴今求不生不滅之理可免輪迴之苦亦本生於利己之私意也惟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

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絶學而求頓悟故無下學工夫道器本不相離今捨物以明理祗迹以求心豈知道者哉孟子曰

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

養性一段則無矣朱子曰釋氏於心之間略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儱

（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終不分明）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道亦人倫今曰出家則於道體虧欠大矣）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尙有不化豈有立僞敎而人可化乎（以上明道語）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於其中矣顔淵問爲邦孔子旣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愼猶恐不免釋氏之學

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不能亂得和靖主心未定

必屏遠異端之說信道既篤乃可考辨其失

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物不與有也天地之理流行化生人之與物均有是生則亦均具是理所謂萬物一體也然人所稟之氣通故能推物所稟之氣塞故不能推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人知萬物體之理不爲私己之見自無與物各得其所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奈何那身不得故卻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

不定故要得如枯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
死也釋氏惟不知萬物一體順理而行本無障礙顧乃自生私見爲吾身不能不交於物也遂欲盡去
根塵空諸所有佛書以耳目口鼻身意爲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爲六塵其說謂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
滅故幻心亦滅然心本生道有體則有用豈容絶滅哉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
得故說許多譬如負販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
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沈終不道放下石頭
惟嫌重也原釋氏之初本是愛己妄生計較欲去離生死而不知去私己之念本無事也
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術乎曰吾嘗夏葛
而冬裘饑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聖賢
養生順理寧然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竊長生久視之術者哉

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皆天命之流行二氣之屈伸釋氏指爲輪廻爲幻妄則其所謂性命亦異乎聖人矣

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跡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說故不若且於迹上斷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是立定卻省易此言雖爲初學立心未定者設然孟子闢楊墨亦不過考其迹而推其心極之於無父無君此實闢異端之要領也

問神僊之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僊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之矣(人之精氣聚則生散則死彼有見於造化之機竊而用之使精氣固結而不散故能獨壽此理之所有也顧其自私小技聖賢弗爲耳)

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生先生曰憶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大本既差則其說似同而實遠)

橫渠先生曰釋氏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天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誣天地日月爲幻妄範圍猶裁成也聖人盡性故能裁成天地之道釋氏妄識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則是未嘗知性者謂六根者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厭此身之小則蔽其用而不能推槩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展轉流遁皆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謂之無不知可乎上下四方爲六合謂六合在虛空中特一微塵芥子耳所以言虛空之大一切有爲法如夢幻泡影所以言人世之微此皆不能窮理盡性之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

幻人世明不能究其所從也正蒙下同○佛說謂虛空無實天地有實人世起滅皆爲幻妄莫知所從來也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蓋陰陽之運其所以然者即道也體用相因精粗無間不可以有無分後世異端見道不明始以道爲無以器爲有有者爲幻妄爲土苴無者爲玄妙爲真空析有無而二之皆諸子之陋見也

浮圖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精氣聚則爲人散則爲鬼散則澌滅泯盡而已釋氏謂神識不散復寓形而受生是不明鬼之理也

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人生日用無非天理之當然釋氏指爲浮生幻化豈爲知人乎

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天人一理本乃棄人事而求天性豈爲知天乎

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

魂爲變爲輪廻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註云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則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廻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墻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

不必事其文與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

以忽德所以亂世儒於聖門亦有所見而耳目習熟固已溺於異端乃謂不能修爲立地成佛不立文字敎外別傳不修而至故謂不必求其迹不學而知故謂不必事其文異言滿

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

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

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

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謂服異行非修先王之禮行以防其僞邪說異敎非通聖人之學而以稽其弊

# 近思錄卷之十四　凡二十六條

此卷論聖賢相傳之統而諸子附焉斷自唐虞堯舜禹湯文武周公道統相傳至于孔子孔子傳之顏曾曾子傳之子思子思傳之孟子遂無傳焉於是楚有荀卿漢有毛萇董仲舒楊雄諸葛亮隋有王通唐有韓愈雖未能傳斯道之統然其立言立事有補於世然皆所當考也逮于本朝人文再闡則周子倡之二程子張子推廣之而聖學復明道統復續故備著之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遺書下同○性

之者生而知之安而行之天性渾全不待修習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利而行之修身體道以復其性者也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聖也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蓋亦學能之事也

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并秋殺盡見夫子大聖之資猶元氣周流渾淪溥博無有涯涘罔見間隙顏子亞聖之才如春陽之生萬物四時之首衆善之長也孟子亦亞聖之才剛烈明辯譬齊嚴肅故并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材蓋亦時然而已夫子道全德備故無所不包顏子信不違如愚與聖人合德後世可想其自然和氣嘿而識之不言而信者也孟子英材發越蓋亦戰國之時世道益衰異端益熾又無天王主盟於其上故其衛道之嚴辯論之明不得不然也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

言皆可見之矣 天地者高明而博厚也和風慶雲者和氣祥光也泰山巖巖者峻極不可踰越也

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跡孟子其跡著 夫子渾然天成故無迹顏子不違如愚本亦無迹然爲仁之問喟然之歎猶可窺測其微至於孟子則發明底蘊故其跡彰彰

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 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快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極其豈弟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故極其雄辯○此段反覆形容六聖大賢氣象各發其妙古今之言聖賢未有若斯者也學者其潛心焉

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 曾子悟一貫之旨已傳聖人之學矣至其易簀之言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斃焉斯可矣自非樂

善不倦若行天理一息尚存此歸于正夫豈一時之所能勉強哉○遺書又曰曾子疾病只要以正不慮死與武王殺一不辜行一不義得天下不爲同心

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六經定于夫子之手至曾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矣猶賴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纘述提綱挈領闢邪輔正以垂萬世如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可見矣

荀卿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荀卿名況字卿爲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爲漢光祿大夫荀卿才高敢爲異論如以性爲惡以子思孟子爲非其過多矣揚雄才短如作太玄以擬易法言以擬論語皆擬倣前聖之遺言其過少

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率性之謂道荀子性惡揚子善惡混均之不識本然之性何以語道

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自春秋以來擧世皆趨功利仲舒此言最爲純正○朱子曰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以道義功利關不透耳

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毛萇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仲舒擧賢良對策爲膠西相二子言治皆以脩身齊家爲本先德教而後功利最爲得聖賢意揚雄以淸淨寂寞爲道無儒者規模○或問伊川謂仲舒見道不分明朱子曰如云性者生之質性非教化不成似不識本

然之性又問何所主而取毛公曰敬之詩傳緊要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氣象大槩好

林希謂揚雄為祿隱揚雄後人只為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祿隱謂浮沉下位依祿而隱即祿仕之意也雄亦身事莽以是祿隱何辭而可

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為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為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為也諸葛亮字孔明東漢末曹操據漢將篡孔明輔先主志欲討除姦兇興復漢室而其規模宏遠操心公平有王佐之心然於王道則有所未盡蓋聖人之道如天地覆育無有私意行一不義雖可以得天下而不為先主以詐取劉璋孔明不得以無責蓋

其志於有成行不義而不暇顧聖人則寧漢無與不忍為此也若

若劉表子琮將[illegible]

曹公府并取而與劉氏可也先主依劉表曹操南侵會表卒子琮迎降孔明說先主取荊州先主不忍琮降則地歸曹氏矣孔以與漢何負於表較之取劉琮則曲直有間矣或謂先主雖得荊州未必能禦曹操然此又特以利鈍言者也

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爲主以節制行師以公誠待人至於親賢臣遠小人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有大臣格君之業○柴子曰孔明雖嘗學申韓然資質好卻有正大氣象

孔明庶幾禮樂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亮之治國政刑修舉而人心[illegible]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

文中子夲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

言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文中子王氏名通隋末不仕教授於河汾其弟子王凝子福畤等收其議論增益爲書名曰中說○朱子曰其書多爲人添入真僞難見然好處甚多說爭論世變因革處說得極好又曰文中子論治體處高似仲舒而本領不及爽似仲舒而純不及

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韓愈字退之仕唐爲吏部侍郎嘗著原道其間如博愛之謂仁則明其用而未盡其體如道德爲虛位則辨其名而不究其實如言正心誠意之學而遺格物致知之功凡此類皆有與病然其扶正學闢異端秦漢以來未有及之者至於論孟氏之與荀揚大其卓然之見也

學本是備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古之學者務修己而已德之既盛則發於言辭有自然之文今之反因學文而有所見如日輙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朱子曰韓文公見得大意已分明只是不曾向裏面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

周茂叔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見黃庭堅所作詩序李延平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有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通書附錄〇見濂遺之所撰墓誌孔經父祭文云公年壯盛玉色金聲從容和穀一府皆傾

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資稟既異而充

養有道〈資稟得於天 充養存於己〉純粹如精金〈純粹而不雜〉溫潤如良玉〈溫良而潤澤〉寬而有制〈寬大而有規矩〉和而不流〈和易而有撙節〉忠誠貫於金石〈忠誠之至可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孝悌之至可通於鬼神〉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春陽發達盎然其和〉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優游而不迫沾洽而有餘〉胸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胸次洞達無少隱 隱然測其學識所〉

〈蓋則又深博而無涯〉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以上一節言資稟之粹充養之厚也〉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敬主於身而恕及於物〉〈則其本正而一恕則其用公而溥〉見善若出諸己〈與人爲善也〉不欲勿施於人〈視人猶己也〉居廣居而行大道〈居天下之廣居不安於狹隘行天下之大〉

詞下也於孫註言有物而行有常言必有實故曰物行必有度故曰常○以上一節言行己之本末也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茂濂溪先生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時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知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受學焉而程氏遺書有言吾再見周茂叔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學於濂溪者畢得其大意然其講求精察至於所聞以抵於成者尤多自得之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明則有以識其理察則加詳於明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悌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孝悌說見第四卷樂記曰天高地下萬物散殊而禮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樂興焉通乎禮則知萬化散殊之迹通乎樂則窮神化同流之妙此言明乎天實本

乎人也辨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老佛是也淺近故迷暗者爲所惑深遠故高明者反陷其中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自謂通達玄妙實則不可以有爲於天下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自謂性周法界無害則外乎人倫物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老佛之道大中至正窮深極微是過之也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

之年目濁天下於汙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淺陋固滯者如形名功利之習訓詁詞章是也學者不入於淺陋固滯則必入於老佛之空無)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以上一節言學道之本末與其闢異端正人心之大略也)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群飲於河各充其量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

節言教人之道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惟恐學者厭卑近而務高遠輕自肆而無實得也先生接

物辨而不閒是非辨明而亦不捨之感而能通感而必應教人而人

易從教人各因其資而平易明白故易從怒人而人不怨怒所當怒而心平氣和故

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愛而公故得其歡心咸狡偽者獻其誠

待人盡其誠而人不忍欺之暴慢者致其恭待人盡其禮而人不忍以非禮加之聞

風者誠服誠服者真實而非勉強聞風而服則無遠不格矣覿德者心醉盛德

所形見者熏乎至和如飲醇酎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

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為君子也先生以議行法

不合逐違排斥然當時用事者亦曰伯淳忠信人也則其言行之鵠有不可誣者○以上一節言接物之

道先生為政治惡以寬開其自新之路改而止處煩而裕得其要領

日用守理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法令嚴密而先生未嘗爲苟且應令之事緜而處之有道故不見其難爲之有要故不見其難雖當倉卒不動聲色理素明而志素定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忠信懇惻之以感人故能不循時好而得遂其所爲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政令設施可倣而行道化孚感不可力而致○以上一即言爲政之道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窓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

意思一般 本注云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遺書下同 ○大抵生意流行發育惟仁者些些之意
元滿曾中故觀之有會於其心者
張子厚聞生皇子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 此卽西銘之意
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惻然動于中而不可遏初非擬議作意而爲之也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
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 呂原明曰此處氣象自有合淸如此等人說此等話
道理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
和氣 外書下同 ○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于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

風乍坐了一箇月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既覺顧謂曰賢輩尚在此乎日既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侯仲良字師聖朱光庭字公掞皆程子門人也明道接人和粹伊川師道尊嚴蓋盛德所形但其氣質成就有不同耳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明道先生資之美養之厚造之至故其粹然發見從容豈弟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

然心釋洞見道體識道也博文致知博學也躬行力察力行也察倫明指以下指格而知至也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應感誠事而實本寺語心物理散殊而皆備乎吾身言其學雖博而有要也其致於一也異端並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致一者見之明而言之定故確說不移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也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為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和易而有涵蓄寬裕而懇至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為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為己功自任之重而志者遠安於小成不安於近

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
雖小官有所不屑 志若可行不潔其去以爲高義擇所安亦不屑於就以自卑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之時先生年
十八慨然以功名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
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
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
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
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于京師共語道學之要
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
學淳如也 本注尹彦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

日横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愚謂此可以見横渠先生勇於從善無一毫有吝之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晩自崇文移疾
西歸横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
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
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
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
動心有進說並見前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
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
神者豫而已矣於義理其知得於心者曉了然無疑及出之於口筆之於體則或有差發辭命無差則所見已審以是應酬事物知明理精[illegible]之定是皆窮理致知之功素立而[illegible]

語於此事之時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

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

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

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德貌嚴毅而中誠懇惻說

與人久而益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人心服而不敢加以非義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脫然欲學聖人錄近思

○朱子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是二十三時作是時遊山諸詩皆好

近思錄卷之十四

進近思錄表

臣某言先儒鳴道著爲聖代之一經元台宗文臣某

徽王之集傳用扶世教昭揭民彝臣某實惶實恐頓

首頓首竊惟鄒軻既歿而理學不明秦斯所焚而經

籍幾息漢專門之章句訓詁僅存唐造士以詞華藻

繪彌薄天開皇宋星聚文奎列聖相承洽絶任於王

道諸儒輩出學大明於正宗逮淳熙之初元有朱熹

之繼作考圖書傳集之精粹遡濂洛關陝之淵源摭

其訓辭名近思錄彙分十有四卷六百二十二條凡

求端用力之方暨處已治人之道破異端之病鑰闢

大學之戶庭體用相涵本末洞貫會六藝之突奧立
四子之階梯人文載開道統復續臣昔在志學首受
是書博參師友之傳精窮文義之要大旨本乎朱氏
旁通擇於諸家間有闕文乃出臆說刪輯已逾於三
紀補綴僅成於一編祗欲備初學之記言詎敢塵乙
夜之睿覽茲蓋恭遇皇帝陛下天錫聖智日就緝熙
邁累朝之尚儒諦誦不違於寒暑列五臣於從祀長
章遠邁於漢唐豈徒褒顯其人正欲闡明斯道俯詢
集解之說結還令繕寫以送官備於宮庭朝夕之間
辱加睿覽卽是周程張朱之列日侍燕閒固將見天

地之紀全明巳家之統紀表龍模於多士垂軌範於
百王粤自中古以来未有吾今之盛臣幸逢上聖撰
兹愚衷願以螢爝之微仰裨日月之照五千文十萬
説雖莫贊於法言四三王七六經願益恢於聖化爾
有近思録集觧壹部拾冊謹随表上進以聞干冒宸
嚴臣無任戰汗屛營之至臣某實惶實恐頓首頓首
謹言

淳祐十二年三月　日朝奉郎監登聞皷院
兼景獻府教授臣葉采　上表

# 文川郡新刊